

夜光杯

9月1日凌晨,99岁高龄的老田(田钟洛,笔名袁鹰)走了。现在,知道老田的估计不多,但德高望重、著作等身、写过《井冈山翠竹》的著名作家袁鹰,大家一定耳熟能详。

其实,老田不仅是作家,也是报人。他1952年从上海解放日报调到人民日报编副刊,后来当副主编、主任,直至退休,从没离开过新闻岗位。他当了一辈子的作家,也做了一辈子的报人。

我和太太高宁也当过记者,而且在人民日报工作了多年,所以和老田有了特殊的关联。我们在社科院新闻系读研时,他是新闻系的导师,这是一层师生关系。研究生毕业后,高宁在文艺部他的麾下当编辑,又是上下级关系。在他的指导下,我学写杂文、散文,得到过他很多具体帮助和鼓励,一些作品也在他主持的“大地”副刊发表。他还给我写过信,专门谈“曲笔”的运用,使我受益匪浅。后来,我兼任新民晚报“夜光杯”特约编辑,又经常约老田给“夜光杯”写稿。几重关系,拉近了我和老田的距离。

小时候很羡慕爸爸的钥匙和钢笔。大大小小的钥匙形状各异,围着钥匙圈排列得整整齐齐。那把漂亮的水果刀,就像钥匙们的指挥官,排在队伍的最前列。殿后的是指甲钳,它咧着一副钢牙,注视着所有列队的士兵。爸爸平时总把钥匙挂在皮带扣上。爸爸还有一支别在左胸袋里的大肚子钢笔。

钥匙和钢笔

金敏

好不容易盼到读一年级,我终于有了一把家里的大门钥匙。钥匙用绳穿着,那是妈妈纳鞋底的棉纱线,长长的,可以一直挂到我肚脐眼。我又从家中找出几把没用的钥匙,学着爸爸的样子,把铅笔刀和它们穿在一起。有一次,我用铅笔刀在课桌上刻名字时被老师发现,她割断绳子解下铅笔刀,将它没收,顺手把钥匙和绳子扔给我。

四年级一开学,妈妈给我买了一支学生钢笔。当我把钢笔插在表袋里的时侯,觉得自己一下长高了许多。我让妈妈买了纯蓝墨水。这种颜色的墨水写在白纸上,很像把蓝天写在白云上。

常听大人说:有学问的人喝的墨水多。为此,我尝过各种颜色的墨水,也包括写毛笔字的墨汁;除了墨汁还有点墨香,墨水的味道实在不敢恭维。

如今才知道,我在这里写的文字,原来和小时候喝的墨水有关。

转眼到了中学,我有了一支钢笔。当初都说钢笔插得多少跟学问搭界。经常看到班主任老师的表袋里插了三支钢笔,其中一支是批改考卷和作业的红笔。后来又听说插钢笔以三支为限,三支以上一般认为是修钢笔的。

直到现在,我还是保留着身边放两支笔的习惯。钥匙么,能少则少,又不是仓库保管员,要那么多劳什子干吗?

那天,我去看望83岁的老父亲,发现他脖子上挂着两把穿在棉纱线上的钥匙。想起儿时情景,我不禁哑然失笑,原来人生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轮回。

问起钢笔,父亲嘿嘿一笑:“现在工资都打在卡上,银行存储业务都有现成的笔,钢笔么,早已用不着喽。”

有一件小事值得一记。2014年底,朋友告诉我,第二年上海要办一本强调地域特色的新杂志,想请老田写个卷首语,主要谈谈京派和海派的关系。我去找他,开始他说写不了,一是没想过这个事儿,二是马上要稿,时间太紧了。

受朋友之托,完不成任务不好交代。我就磨叽上了,说您是大家,在上海上过学,上过班,后来又常住北京,这篇文章您写最合适。要不这样,您口授,我整理,您再定稿。他终于同意了。

那天,他就说了一些想法,回家后,我根据录音,又增加了一些内容,整理好第二天送去,得到了他的认可。他略作修改,小文就写出了深意,上海的朋友非常满意。特别有趣的是,这个“催”出来的稿子,促使他详细回忆了青少年时代在上海的求学求职之路,很有点歪打正着的意思。

其实,我之所以在老田面前敢于那么“放肆”,个中还有个秘密。我的岳父母高集、高汾,都是老田的老朋友。老田和我岳父,都是上世纪50年代初

进入人民日报的,风雨同舟数十年。我的岳母早年是大大公报的名记者,老田说他从学生时代起,就读过我岳母高汾的文章。他们保持着终生的友谊。这样的父执关系,让我们在他面前,常常像孩子一样,既能感受到父亲般的关爱,也敢在他面前,有点任性甚至撒娇。岳岳岳母先后于2003年和2013年去世,他都亲自到家中吊唁。岳母去世后,老田还写了一篇感人至深的文字,我们把它印在了特制的小折页上:

高汾大姐在耄耋高龄离世,按传统说法应该称为“白喜事”,不该用眼泪送行。但是我骤闻噩耗之际,仍然抑止不住浓重的哀伤。七十五年前,一个十八岁的如花少女,跟着姐姐离开江南故土,奔向大西南后方,献身抗日救亡的浩荡洪流,从此开始一个新闻战士风风雨雨、多姿多彩的人生,也从此没有放下为国为民、同样多姿多彩之笔,那支当年曾被郭沫若赞誉“为生花”妙笔,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即使在身陷囹圄、遭难受辱的

很小的时候,就听我的父亲母亲说,在我生活的这个城市,有一家上海电影制片厂;而在梧桐交织、落叶缤纷的徐汇区武康路,有一个上影演员剧团,许多他们崇拜的演员老师都在那里工作。它的专业性与文化底蕴也为众人所向往。在父母的讲述中,上影演员剧团在我的童年记忆里逐渐有了一席之地,它也渐渐地成为了我的心之所向。

也许正是因为这份深藏在心中的向往,不断推动我勇敢做出努力,迈出了做演员这一步。在全力奔赴的过程中,我发现我是真的喜欢表演。当我第一次完整地塑造了一个角色之后,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创作的意义与其中的乐趣。让自己变成角色中的“她”,感受“她”的人生,与“她”同悲喜、共成长,那种与角色合二为一、情绪共通的感动与澎湃,让我更加坚定自己的信念——要成为一个好演员。

客观上来讲,《仙剑奇侠传3》让一部分观众知道了“唐嫣”,《何以笙箫默》又让更多的观众了解了“唐嫣”,但对于我来说,每一部作品在我的生命中都有着不同的意义,都值得用心去对待。很少有人能将兴趣转化为职业,但我很幸运,兴趣成为了我的职业,因此我时常提醒自己:全力以赴,不负期待。

那天,有个盛大的宗教庆典在加纳首都阿克拉的独立广场举行,许多衣着华美的女子,耳垂、颈项、手腕都戴着设计精巧的耳环、金链、手镯,整个人金光闪烁,我好奇地问:“你们戴的,全都是真金吗?”她们骄傲地答道:“百分之百的纯金。”继而又自豪地提醒我:“你别忘记,这儿,是加纳啊!”

然而,我不甘心,锲而不舍地

问,问间,皇天不负苦心人,这天早上,终于打听到,塔夸社区采矿的矿井可允许外人参观。这是一个政府与民间合作的机构,社区里凡是有居民想加入采矿的行列,只要缴交100赛地(折合人民币60元)的会费,便可以加入开矿的行列了。工资所得,30%归社区所有,余者可纳入自己口袋。

每天在开工之前,管工会把矿工分成几组,每组大约10人左右,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职责,有者负责凿石,有者负责驮石,有人负责善后,有人负责在每包矿石的袋子上清楚地写上各个组别的名称。最后,总负责人会把包装好的矿石送到专门的处理厂去,矿石被粉碎后,打磨成细

人、杂文家、书法家,是一个忠贞正直的共产党人,一位卓越的知识分子。如果对邓拓没有深刻的认识和了解是不可能作出这样的称呼和评价的。

“大学一毕业,走进社会会遇到的第一个领导,是老田。可以说,这辈子用什么样的眼光看社会,这第一个领导如果让你佩服,就是定基调的。每周的部例会,老田跟大家谈形势、谈工作、谈宣传,如聊家常。大事奇事,在老田云淡风轻,而非去从,听者判然。离开报社几十年,偶尔再去探望,跟他聊天,总是怀着当年文艺部周例会时的心情,聆听他的智趣。他记忆之好,思维之敏捷,九十岁以后丝毫不减……”

“我一直在回忆,那时在报社一些老领导老前辈面前,我们这些年轻人都是有啥说啥,没大没小,不说假话和套话,活得很自在很轻松。”

老田安息!

有一个朋友,在所交集的群里,每每有领导或“大人物”发送通知,他总是第一时间响应:“收到!”甚至一些无关紧要的发言,他也如此。因为他,群友们就不好装睡,也纷纷留言“收到”。但大家线下相见,谈及他时,往往会心一笑,话外音显然是:“马屁精!”

风水轮流转,这次也轮到自己建群了,要召集大家做一件事,很重要,很

能够踏踏实实做一个认真负责的好演员。剧团的关心与温暖,让我从“刚入团的新人”向“逐渐步入正轨的成员”平稳过渡。20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我十分荣幸能作为剧团演员代表,和前辈牛彝、达式常、梁波罗、朱曼芳、王诗槐、赵静等老师们一起参与“光影颂歌——100周年电影音乐会”。现场的氛围令人振奋,在国家繁荣富强、艺术百花齐放的环境下,我们有了更加广阔的创作天地。而在上影演员剧团一代代传承下,我们也能学习并汲取更多前辈们的宝贵经验。天时地利均在,而我作为其中的一员,也要努力将更多好作品呈现给大家。

上影演员剧团就是我的家,每次回来就像回到了温暖的港湾。在这个有着七十年历史的大家庭里,很多优秀的前辈都是我前进的目标。多亲近、多交流、多学习,希望能在前辈们的教导下,不断学习与自省,精进自己的业务,为观众带来优秀的作品。

明起请看一组《“马大哈”的故事》,责编:刘芳。

金光与泪光 (新加坡) 尤今

护目镜和耳塞的矿工,全副武装地进出于深不见底的矿井。由于这是当地人经营的小规模矿场,没有先进的器械,一切还停留在人工操作的阶段。矿工络绎不绝地进入矿井后,用锤子和凿子进行开采。矿石被凿成乒乓球大小的块状,便用大大的袋子盛满,再驮在坚实的背上,一包一包地运送到地面。哎哟,看着他们佝偻着背、脚足全力地把一包包四五十公斤的矿石咬紧牙根地背到地面上,真的担心他们的脊梁会被活生生地压断啊! 瞅着、瞅着,只觉得惊心动魄。

矿井塌方而活埋矿工的意外,时有所闻,此刻,那伟莫如深

人、杂文家、书法家,是一个忠贞正直的共产党人,一位卓越的知识分子。如果对邓拓没有深刻的认识和了解是不可能作出这样的称呼和评价的。

“大学一毕业,走进社会会遇到的第一个领导,是老田。可以说,这辈子用什么样的眼光看社会,这第一个领导如果让你佩服,就是定基调的。每周的部例会,老田跟大家谈形势、谈工作、谈宣传,如聊家常。大事奇事,在老田云淡风轻,而非去从,听者判然。离开报社几十年,偶尔再去探望,跟他聊天,总是怀着当年文艺部周例会时的心情,聆听他的智趣。他记忆之好,思维之敏捷,九十岁以后丝毫不减……”

老田安息!

有一个朋友,在所交集的群里,每每有领导或“大人物”发送通知,他总是第一时间响应:“收到!”甚至一些无关紧要的发言,他也如此。因为他,群友们就不好装睡,也纷纷留言“收到”。但大家线下相见,谈及他时,往往会心一笑,话外音显然是:“马屁精!”

风水轮流转,这次也轮到自己建群了,要召集大家做一件事,很重要,很

能够踏踏实实做一个认真负责的好演员。剧团的关心与温暖,让我从“刚入团的新人”向“逐渐步入正轨的成员”平稳过渡。20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我十分荣幸能作为剧团演员代表,和前辈牛彝、达式常、梁波罗、朱曼芳、王诗槐、赵静等老师们一起参与“光影颂歌——100周年电影音乐会”。现场的氛围令人振奋,在国家繁荣富强、艺术百花齐放的环境下,我们有了更加广阔的创作天地。而在上影演员剧团一代代传承下,我们也能学习并汲取更多前辈们的宝贵经验。天时地利均在,而我作为其中的一员,也要努力将更多好作品呈现给大家。

上影演员剧团就是我的家,每次回来就像回到了温暖的港湾。在这个有着七十年历史的大家庭里,很多优秀的前辈都是我前进的目标。多亲近、多交流、多学习,希望能在前辈们的教导下,不断学习与自省,精进自己的业务,为观众带来优秀的作品。

明起请看一组《“马大哈”的故事》,责编:刘芳。

金光与泪光

(新加坡) 尤今

每天在开工之前,管工会把矿工分成几组,每组大约10人左右,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职责,有者负责凿石,有者负责驮石,有人负责善后,有人负责在每包矿石的袋子上清楚地写上各个组别的名称。最后,总负责人会把包装好的矿石送到专门的处理厂去,矿石被粉碎后,打磨成细

人、杂文家、书法家,是一个忠贞正直的共产党人,一位卓越的知识分子。如果对邓拓没有深刻的认识和了解是不可能作出这样的称呼和评价的。

“大学一毕业,走进社会会遇到的第一个领导,是老田。可以说,这辈子用什么样的眼光看社会,这第一个领导如果让你佩服,就是定基调的。每周的部例会,老田跟大家谈形势、谈工作、谈宣传,如聊家常。大事奇事,在老田云淡风轻,而非去从,听者判然。离开报社几十年,偶尔再去探望,跟他聊天,总是怀着当年文艺部周例会时的心情,聆听他的智趣。他记忆之好,思维之敏捷,九十岁以后丝毫不减……”

老田安息!

有一个朋友,在所交集的群里,每每有领导或“大人物”发送通知,他总是第一时间响应:“收到!”甚至一些无关紧要的发言,他也如此。因为他,群友们就不好装睡,也纷纷留言“收到”。但大家线下相见,谈及他时,往往会心一笑,话外音显然是:“马屁精!”

风水轮流转,这次也轮到自己建群了,要召集大家做一件事,很重要,很

能够踏踏实实做一个认真负责的好演员。剧团的关心与温暖,让我从“刚入团的新人”向“逐渐步入正轨的成员”平稳过渡。20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我十分荣幸能作为剧团演员代表,和前辈牛彝、达式常、梁波罗、朱曼芳、王诗槐、赵静等老师们一起参与“光影颂歌——100周年电影音乐会”。现场的氛围令人振奋,在国家繁荣富强、艺术百花齐放的环境下,我们有了更加广阔的创作天地。而在上影演员剧团一代代传承下,我们也能学习并汲取更多前辈们的宝贵经验。天时地利均在,而我作为其中的一员,也要努力将更多好作品呈现给大家。

上影演员剧团就是我的家,每次回来就像回到了温暖的港湾。在这个有着七十年历史的大家庭里,很多优秀的前辈都是我前进的目标。多亲近、多交流、多学习,希望能在前辈们的教导下,不断学习与自省,精进自己的业务,为观众带来优秀的作品。

明起请看一组《“马大哈”的故事》,责编:刘芳。

地张着的人口,就像猛兽长着獠牙的大嘴,残酷地吞噬着无辜的性命。

过了几天,到奥布阿西去,看到好些非法的采矿者在路边挖金沙,大片大片的土地被挖得千疮百孔,而非法矿工这种恣意破坏农业用地、没有回填矿坑,导致当地环境恶化的所作所为,正是为当地政府所深为诟病的。矿工将地表的泥土挖至三四米深,取出下面蕴含金子的细小沙子,再送去另一个地方,在一个斜坡状的金属架子上放了细细的滤网,一个人站在上方不断地冲水,一个人站在下方不断地抖动滤网,最后,薄薄的一层金沙便会滞留在筛子上,工序十分繁琐。

那些由金子打造的首饰啊,一件一件熠熠地散发着诱人的亮光,仔细看时,那其实是矿工的泪光……



绝唱气若游丝 失魂情如飞絮 离魂 (设色纸本) 朱刚

“收到”

许道军

急。在群里,我交代了建群的目的、工作的性质和节奏、大家的任务,并慷慨激昂地强调,这个事“很重要,很急,任务光荣而艰巨”。然而十几分钟过去,发出的信息宛如一箭射入大海,飞行器坠入太空,鱼钩抛进井里,夜半摸进孤坟堆。简直有些恍惚了,那一刻,感到无比的孤独。我当然知道,人人都很忙,人人都疲于应付各种需要回复“收到”的事情;我也知道,人心散了。我明白,所谓的“很重要,很急,光荣而艰巨”,其实只是我认为是“很重要,很急,光荣而艰巨”,而这,与他们关系不大,他们自有自己的“很重要,很急,光荣而艰巨”的事情。我有些懊恼自己的满腔热情,也开始怀疑自己工作的价值。

“收到!”终于收到第一个回复,正是那位朋友!我心头一热,内心充满感激。每个人都不配合的权利,也无须事事上心。但今天,冷静与冷漠有余,热心已成稀有之物。这不是我们想到、所需要的世界。要善待那些热心人,珍惜每一个“收到”,因为他们依旧保留了热情,因为自己曾经热心过,因为,这是自己已经开始做不到的事情。

明起请看一组《“马大哈”的故事》,责编:刘芳。

像家一样的港湾

唐嫣

在2018年纪念上影演员剧团成立65周年之际,我有幸参与了央视频道“向经典致敬”的节目专访。在这次活动中,我以剧团晚辈的身份演唱了《小燕子》:“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在这里”,这旋律不单单是我童年美好的记忆,更是过去与现在的交汇,是理想走进生活的感动与感恩。聆听台上老艺术家对我们的期许和教导,我更为自己能成为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而感到荣幸。杨在葆老师说:“我们上影演员剧团培养的是优秀的好演员以及一代艺术家。”我对此深受鼓舞,也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

明起请看一组《“马大哈”的故事》,责编:刘芳。

十日谈

我和上影演员剧团

责编:吴南瑶 孙佳音